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被偷換的孩子

竺家荣 译

总有一天 我会被赐
予在灵与肉共存中
拥有真实

被偷换的孩子

■ 竺家荣 译 ■ 许金龙 审订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4·海口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3-1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偷换的孩子/（日）大江健三郎著；竺家荣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4.1

ISBN 7-5442-2695-6

I. 被... II. ①大... ②竺...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673 号

BEI TOU HUAN DE HAIZI

被 偷 换 的 孩 子

作 者 （日）大江健三郎

译 者 竺家荣

策 划 杨 雯

责任编辑 王 欣

封面设计 叁陌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四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695-6

定 价 20.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言

“只将你的心扉，向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敞开！”

许金龙

2000年9月27日下午，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向北大、清华两校学子发表题为“致北京的年轻人”的演讲时，曾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手头正在创作的作品，这就是此后不久发表的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这个书名缘自于英语词汇 *changeling*。读者或许知道一个在欧洲各国、尤其在英国和苏格兰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说的是每当美丽的婴儿出生后，侏儒小鬼戈布林便常常会用自己丑陋的孩子偷偷换走那美丽的婴儿。这个被留下来的丑孩子，就是 *changeling* 了。大江在这里引用的 *changeling*，典出于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漫画家莫理斯·森达克（Maurice Sendak）根据这个民间故事创作的绘本《外面那边》（*Outside Over There*），情节大致是这样的：少女爱达的小妹妹被侏儒小鬼戈布林偷走，愤怒的爱达穿上妈妈的雨衣，带上自己的圆号，从窗口飞往“外面那边”，在爸爸的歌声指引下，找到了戈布林的洞窟并吹响圆号，将戈布林们以及他们的婴孩全都卷入疯狂的跳舞中，把躺在大蛋壳里的妹妹抱回了家……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几个问题——在《被偷换的孩子》这部作品中，*changeling* 这个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形象直接指向或象征了哪些人物？作者又为什么要引入 *changeling* 这个形象？

在这部将现实与虚构、时间与空间巧妙融合起来的作品中，吾良显然是作者笔下的一个 changeling。从吾良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上看，这应该是一个原本善良的人物，一如襁褓中那个婴儿一般美丽而纯洁。曾见证了这种美丽和纯洁的人物中，就有作品中的另一位重要角色、他的好友古义人。在这部具有明显自传特征的作品中，我们不妨将古义人视为作者本人大江健三郎，同时将自高中时代起便亲密交往的好友吾良看作他的妻兄、著名电影导演伊丹十三。早在 1992 年，伊丹十三曾导演了一部辛辣嘲讽黑社会的电影《民暴之女》并获得巨大成功，却因这部电影开罪了黑社会而遭到疯狂报复，被暴力团的歹徒利用刃凶残地刺伤面部和颈部，无论肉体还是心理都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不久后，伊丹十三又遭遇了另一种暴力——被一些不道德的杂志等媒体大肆炒作所谓的绯闻。为了对这种暴力表示抗议，伊丹十三选择了跳楼自杀，最终彻底地被现实世界里的戈布林们偷偷换走。

然而，在作品中，伊丹十三的化身吾良被戈布林们换走的时间要早得多——那还是在他的少年时代。当时，日本已经战败，就在日本与美国占领当局签定的媾和条约将要生效之际，一伙打着爱国旗号的国家主义分子为了发动象征性抵抗，以美少年吾良那青春而健康的肉体为诱饵，将美军军官诱至山中杀害，并夺走了该军官佩带的手枪……在这帮国家主义分子毁灭美军军官生命的同时，也将吾良的善良和纯真一同毁掉了。如同多年后千樱所回忆的那样，“在那个黎明前的黑夜里，看到吾良回来我很高兴，同时也有种受到威胁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站在面前的不是真正的吾良……回来后的吾良身上带有外面那边的气息。并且这外面那边的气息终生纠缠着吾良”。

遭受戈布林们纠缠和戕害的远远不止爱达的妹妹和吾良这两人，就连见证了吾良被盗走美好心灵和善良天性的古义人，也不时因为戈布林们的纠缠而苦恼不已。虽然少年时期在新式学校里接受了民主教育，并在以后的生涯中以民主主义为自己的最大价值取向，同时却也与父亲以及他的弟子们所代表的国家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陷于苦恼之中的古义人在深夜里奋力斩杀了家乡送来的那只强壮的甲鱼——象征着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的怪物。可是，戈布林们会因此而远离这位富有正义感的文化人吗？！

各式各样的戈布林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生活，威胁着我们的世界，威胁着我们的未来。面对这许多威胁，大江在他的这部作品中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也是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战败那一年，他拿着植物图鉴去森林里，却因突发的暴雨而被困在林子里，直到三天后被上山救援的人从树洞里解救出来。弥留之际，小小的古义人依稀听到大夫嘱咐母亲准备料理后事。醒转过来的古义人便询问母亲自己是否就要死去？母亲却告诉古义人他不会死去，即便真的死去，自己也会再生出一个孩子来，“会把你以前看到的、听到的、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新的你听。这样，新的你就会用你所知道的词汇说话。所以说，这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

于是，酷似少年时代吾良的德国少女西玛·乌拉便出现在千樱面前。被吾良戏称为“浦岛太郎”的这位昔日女友此时已经怀了身孕，堕胎之前在无意中阅读了森林中那个关于孩子再生的故事，便决定不顾父母的压力，“要为死去的孩子再生一个

孩子。……我要成为把死去的孩子讲过的话教给新孩子的母亲”。

如果说，作者在此前的作品中对寄以希望的新人所做的界定还不那么清晰，对新人的期望也不那么明确的话，那么，在南海出版公司即将出版的《被偷换的孩子》和《愁容童子》以及《二百年的孩子》这三部系列长篇小说中，作者对于新人这个概念就有了非常明确的界定，那就是象征着美好和纯洁的未来的孩子。“忘却死去的人吧，连同活着的人也一起忘却！只将你的心扉，向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敞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在自己的剧作中喊出了大江健三郎的心声。



前 言



1

序 章 田龟规则



3

1 百天 Quarantine (一)



35

2 人，你这脆弱的东西



61

3 恐怖与痛风



91

4 百天 Quarantine (二)



119

5 甲鱼尝试



143

6 偷窥的人



171

终 章 莫理斯·森达克的漫画



209

序 章 田龟规则

1

古义人躺在书房的简易床上，戴着耳机专注地听着录音机。

“好了，我该到那边去了。”接着“咚”地响了一声，隔了一会儿，吾良又接着说：“不过我和你之间的通信并不会中断，因为我特意准备了田龟程序。现在你那边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你休息吧。”

古义人听不明白吾良什么意思，只感觉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楚。默然良久，他才把田龟放回书架，打算睡觉。借着刚服下的感冒药的药劲，好歹睡着了一会儿，突然又惊醒了，只见妻子千桎正站在从书房顶棚垂下来的日光灯下，头上罩着淡淡的光环。

“吾良自杀了。本来不想叫醒你，我自己去梅子那儿，可又担心媒体的电话太多，吓着阿光。”千桎对他说道。吾良是古义人十七岁起交的朋友，也是千桎的哥哥。

古义人期待着床边书架上的田龟会像手机收到信号时那样嘟嘟地呼唤他。

“梅子被警察局叫去辨认遗体，我陪她去一下。”千桎压抑着悲痛说道。

“你就一直陪着她，等她家人来吧。守灵后我先回来，等着接那些电话。”古义人说完，发觉自己也犯迷糊了，哪会这么快就有电话打来呀。

古义人翻身下床，拿起放在椅子上的内衣、羊毛衫、灯心绒裤子——现在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动作迟缓地一件一件往身上套。刚把毛衣套上，就伸手去拿田龟。

“你拿它去干什么？”千桎断然阻止了他，“你不是用它听吾良寄来的录音带吗？你不是一向最讨厌干那种毫无意义的事儿吗？”

2

古义人五十五岁以后还坚持坐电车去游泳池游泳。他发现电车上只有自己一个人还在听这种老掉牙的盒式录音机。偶尔看见也有中年人用，可瞧人家念念有词的神情，就估摸着是在听英语会话。不久前，电车上还净是听音乐的年轻人，而现在他们不是打手机，就是盯着显示屏不停地按键。所以如今就连从耳机里发出的吱吱嚓嚓的噪音，都让古义人怀念无比。古义人把随身听问世前的老式录音机塞进装泳具的背包里，在花白的脑袋上套个耳机，禁不住感叹自己已是落后于时代的老古董了。

这个典型的老式录音机，还是吾良以前当演员时，参加电机厂宣传广告片的表演后，从厂家得到的礼品。机体是常见的长方形，式样很平庸，一点儿也不起眼，只有耳机的形状就像古义人小时候在森林里玩耍时，从山涧里捕到的田龟。“把它往头上一套，就像没用的田龟贴在了脑袋两边似的。”古义人感慨道。

吾良不以为然地说：“你曾经是个只会抓鳗鱼和香鱼的笨小孩儿。这礼物就算送给那个可怜的孩子吧，虽说送得晚了点

儿。就叫它田龟吧，给你的少年时代一个安慰。”

大概是吾良觉得光送这个给老朋友兼内弟的古义人不太够意思，于是发挥了他收集小玩意的天分——这也是他的生活方式之一，对其导演事业颇有裨益——给古义人的录音机配上一只很有魅力的金属小箱子，里面还装了五十盒录音带。古义人从吾良的演播室得到这箱录音带后，在回家的电车上，随便拿出一盘只标有编号的录音带放进田龟里——他真的这么称呼起它来了——就在他找耳机插孔的时候，也许是无意中手指触碰了键钮，也许是一放进带子就自行启动的缘故，响起了女人淫荡的狂叫声：“啊！啊！要穿透了！我不行了！啊——！”这声音震惊了满车厢里拥挤的乘客。据吾良说，这五十卷窃听带是摄制组的同事强行兜售给他的，他正发愁没法处理呢。

古义人对此类玩意儿向来没多大兴趣，谁知这次非常投入地听了一百来天。吾良偶然从千桎嘴里听说古义人被抑郁症困扰后，说了句“那就得用和病因相对应的低级的‘人情味’来对抗了”，便在送给古义人录音机时，顺便附加了这些“人情味”十足的录音带。这些是后来古义人听千桎说的。当然，千桎并不知道这些录音带的内容。

古义人的抑郁症是由于某大报刊的知名记者十多年来不懈的人身攻击——自然是以社会正义的名义——而得上的。看书写文章时还没什么，一到了夜里就睡不着觉；有事外出走在街上的时候，就会满脑子浮现出才华横溢的记者那独特的谩骂文体。那位细心而又体谅人的大牌记者，还把肮脏的废稿纸或传真校样剪成小纸片儿，在纸片背面写上“问候”，附在他的著述和杂志上给古义人寄来。“每当你快要想起那些只言片语时，不管你是在床上还是街上，就听一听这些‘人情味’的宣泄，以

这种本能的声音来抗衡，你的恶劣心情会立刻烟消云散的。”吾良对古义人这么说过。

十五年过去了。一天，古义人在准备去国外旅行要带的资料时，发现了那只小箱子，它和那个记者寄来的许多书刊、纸条一起堆放在书房角落里的。万一飞机发生了意外，千樑收拾书房时听了录音带可怎么得了？于是，古义人让千樑把录音带当垃圾处理掉，还让千樑问问吾良是否想留下那只小箱子。

后来，这容器回到吾良那里去了。又过了两三年，在古义人去波士顿期间，吾良又用那个容器装了三十五盒带子给古义人寄了回来。据吾良说，以后录了新的就马上寄来，把能装五十盒录音带的箱子填满。“用不着急着听，”听吾良这么一说，对录音带内容一无所知的千樑回答说，“他也快到更年期了，到时候我再让他听吧。”

然而古义人出于某种预感，马上拿出一盘来听，不出所料，耳机里传来的正是吾良自己的声音。“小时候在四国的松三”——吾良总把松山说成松三——似乎想要讲述两人成为朋友以来的故事，当然不是完全按先后顺序讲的。听他的口气像是自言自语，更像是和古义人电话长谈。从此以后，古义人在书房入睡之前，总要戴上耳机，躺在床上听着这些录音，任自己浮想联翩。

过了不久，新的录音带如约寄到。渐渐地古义人开始放一段吾良的录音，便按下暂停键，谈谈自己的想法，仿佛和吾良对话似的。把田龟当成电话来用，成了古义人的一种习惯。

吾良从大厦楼顶跳下去的那天晚上，古义人正在听当天新寄来的录音带。古义人适当地截断吾良的讲述，插入自己的感想，或者说是自然应答更为贴切。这天晚上印象最深的是，当

自己想要编辑吾良和自己对话的第三盘带子时，忽然带子出现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稍后，吾良说道：

“好了，我该到那边去了。”他的声音和刚才迥然不同，显然是酒精的作用。

接着，只听见一声很像吾良常用的自制合成的录音效果般的响声。后来回想起来，那似乎是沉重的肉体从高处坠落下去，砸在马路上时发出的声响。

然后又响起了吾良的声音：

“不过我和你的通信不会中断，因为我特意准备了田龟程序。你那边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你休息吧。”

古义人怀疑这段诀别的话是吾良事先制作好的最后录音，而“咚”的响声以及后面不带醉意的讲述，说不定是去了那边的吾良，把田龟作为电话使用的最初的通话呢。果真如此的话，只要继续反复听下去，按照同样的程序，或许会从那头传来吾良的声音呢。于是，每天晚上都要田龟陪伴入睡的古义人，只把最后收到的录音带，从不倒带地收在了箱子里。

3

古义人虽然和千樱一起前往汤河原的警察局接遗体回来，却没有看吾良的遗容。

封闭的小范围守灵过后，古义人对正在准备播放吾良拍摄的电影录像的梅子说：“阿光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先回东京了。千樱参加明天早上的葬礼。”

“吾良不像在警察局时那么可怕了，经过整容，已经恢复了他原有的英俊。还是看一眼再走吧。”梅子望着灵柩说。

千櫨缓慢而果断地对古义人说：“还是别看了。”

千櫨充满悲哀的坦率目光迎着梅子疑问的眼神，梅子理解地回到停放灵柩的房间去了。

古义人从千櫨看着梅子的表情中感受到了自己与她的距离。这是赤裸裸的，完全排除了缠绕在人际关系上的缓冲性的东西。“这是事实，有什么办法呀。”千櫨仿佛是在对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自己说道。

梅子可以用充满爱情的目光凝视着摔得变了形的吾良，可以目睹给死者的面容复原，作为死者的妹妹也可以这样做。可是古义人能受得了这一切吗？

听见梅子的这番话时，古义人怀着被千櫨看穿内心的愧疚，本想马上站起身来。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总也长不大，是由于孤独和寂寞。而且，他还意识到了一点，即自己想要确认一下，从吾良的脸颊到耳朵上留下的对着田龟讲话的痕迹，经过撞击是否还存在……

有证据证明这并不是古义人的想像。负责搬运遗体的制片厂总经理樽户给古义人看了留在事务所桌子上的，用电脑打印出的三份“遗书”，以及在透明的高级画纸上用软铅笔勾画的素描。

这是一张国籍不明的童话插图样的图画。在点缀着几朵橄榄形面包般云彩的天空中，漂浮着一个中年人。由于这中年人的姿态很像阿光趴在起居室里作曲时的模样，古义人确信这是吾良的自画像。空中漂浮着的男子，左手拿着和田龟一模一样的手机，正对着它讲话……

在童话风格的画面诱导下，古义人想起一件往事。大约十五年前，吾良出版了一本含有心理分析内容的随笔集。由于他